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八上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八上

起辛巳唐德宗貞元十七年盡戊戌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凡十八年

辛巳十七年夏五月朔日食貿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以高固為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楊朝晟防秋于寧州疾亟謂僚佐曰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衆情殊非國體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時李朝寀以神策軍戍定平上遣高品薛盈珍齎詔詣寧州曰朝寀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以朝寀為使南金副之何如諸將皆奉詔都虞侯

史經言於衆曰李公命汝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曰李公欲納麾下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經夜造南金欲奉以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他將諸軍不顧朝家為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命閉門不納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軍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上聞之追還朝家制書復遣盈珍往詗軍情盈珍遂以上旨命固知軍事固宿將以寬厚得衆前使忌之置於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

集覽

高品官官名也有内侍殿頭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門

賀實　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寧州注見肅宗上元元年神策軍注見建中四年定平按一統志本漢定安縣地名唐初析置定平縣

屬邠州後屬寧州宋屬邠州元省之故城在慶陽府寧州南六十里麾下注見漢王邪三年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賀實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以其子士真代之

秋九月韋臯大破吐蕃于雅州

初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勑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破吐蕃于雅州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圍維州及昆明城賀實吐蕃西羌國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鹽州注見興元三年麟州注見玄宗開元九年雅州注見僖宗中和二年維州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昆明城未詳處所按一統志唯四川行都司城西三百里有地名曰昆明本漢之定筰縣屬

越巂郡晉因之齊屬犍郡後廢唐武德初置昆明縣屬巂州唐末南詔為香城郡宋時號賀頭甸部屬大理國元初為落蘭部至元中於黑白鹽井置閏鹽縣於縣置栢興府隸羅羅蒙慶宣慰司國朝因之改為栢興千戶所隸建昌衛後改為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行都司

冬十月以韋臯為司徒中書令賜爵南康王質實南康一統志云縣名本漢之贛縣地三國吳置南安縣晉太康間改南康縣屬南康郡劉宋以後因之隋初屬虔州大業初復為南康郡之屬縣唐屬虔州宋屬南安軍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南安府

書法德宗之篇藩鎮惟韓滉韋臯多予辭故備書之

壬午十八年春正月吐蕃救維州韋臯擊敗之獲其將

吐蕃遣其大相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集覽論莽熱莽熱大相之名也論注見中宗嗣聖十七年諸論

三月以齊總為衢州刺史不行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總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擢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奬之

質實浙東觀察使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衢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信安許孟容京兆長安人

書法　不行矣其書何嘉徙義也總以刻剝取寵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上召獎焉書文予之也

秋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嘉王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債詔自今毋得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詣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所以達群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質實　嘉州名注見僖宗中和元年正牙注見貞元元年

書法　德宗粃政多矣前書詔六軍與百姓訟府縣毋得笞辱此書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皆失言也具文而貶義見矣

發明　正牙奏事唐室之令典也高弘本自理逋負黜之足矣德宗於忠賢棄猶土梗何愛一弘本而為之改易朝章蓋其私慝之心特借是而發故綱目但書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而不言所因則見其出於本心蓋亦春秋推見至隱之法也嘗覩我太宗皇帝朝京畿民牟暉詣登聞訴家牧失猳豚太宗御筆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臣曰似此細事亦訴于朕覽之大可笑也然四方枉塞之事達朕聽者豈有不留意乎我太宗豈以一小民無知之故而遂為之廢登聞哉德宗乖僻烏足以語此其視我太宗帝王之度豈不萬萬相遠哉

癸未　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

鴻臚卿王權請遷二祖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 集覽 禘祫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禘禮

質實 鴻臚卿注見高祖武德七年

以李實為京兆尹 質實 京兆府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恃恩驕傲薦引譖斥皆如期而効士大夫畏之側目

書法 唐之策未有書以為京兆尹者於是始書書李實惡暴也唐書以為京兆尹始此自是書京兆尹者七李實許孟容柳公綽韓愈薛元賞韋澳王徽惟李實為譏焉

夏六月以孫榮義為右神策中尉 考異 以下漏宦者二字據分注右字當作左字

榮義與右神策中尉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齊抗罷○冬十月崔損卒○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杖監察御史崔薳流崖州

建中初敕京城繫囚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近歲北軍移牒而已薳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入右神策軍軍使奏之上怒杖薳四十流崖州

集覽 薳羽委反

質實 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

書法 書譏也崔薳不諳近例公罪也擢為御史寄以耳目而杖之而流之甚矣德宗心性常與

官官為一不自知其罪之之過也直書譏之

發明 御史風憲之職為天子耳目自非清流不在茲選況以按因而入北軍既有舊制未為大惡而德宗怒之如此者蓋其與官人為一少觸其意則急不容過是以至此極耳書杖監察御史流崖州其惡甚矣士大夫尚可立其朝乎

貶韓愈為陽山令

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入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質實 陽山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桂陽郡東漢省入含洭縣晉

復置屬始興郡梁屬陽山郡隋屬熙平郡唐屬連州元屬桂陽州　國朝初因之省桂陽州以縣屬韶州府後改屬連州隸廣州府

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書法　坐請寬賦也前書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愈猶以此獲罪聚歛之心衆之也直書譏之

發明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此狐死兔悲之意也是時崔薳既以察官杖流則君子可以見幾而作矣況韓愈亦為監察御史自可乞身而退既不能然遂以言事坐貶夫御史言事之職也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愈既無負於言矣則夫致為臣而去歸隱丘園亦何不可之有陽山之行不必往可也綱目書貶韓愈而不書其御史之官其亦為賢者諱乎其亦惜其去之不早乎不然以言振職非失職也

甲申 二十年春正月以任迪簡為天德軍防禦使

初天德防禦使李景畧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恐行酒者獲罪强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畧卒遂欲奉以為帥監軍以聞詔從之

質實 天德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吐蕃贊普死

弟嗣立

秋八月以盧從史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求希皓為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

使不可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此固合聖旨中使因取詔授之從史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范氏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之柄也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為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質實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

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范氏曰天下至大祖業至重故古之教太子者左右前後必皆正人然而猶或不能成德德宗乃使技藝博奕之徒侍太子豈不愚其子乎蓋疑賢者尊其子之為非而不疑於小人亦不思而已矣胡氏曰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其大本不正故終歸於邪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言而取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也叔文誠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進身之禮乃以奕秋小數待詔供奉也柳宗元劉禹錫以是觀之則豈至迷

於所從陷身不義哉

集覽伾讀曰丕以奕秋小數待詔供奉孟子曰奕之為數小數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注小數小技也通國皆謂之善奕蓋王叔文並以碁待詔故胡氏云然唐百官志玄宗初置翰林院延文章天下有僧道書畫琴棊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翰林待詔後又選文學之士號曰翰林供奉

質實王伾杭州人王叔文山陰人視膳問安注見太宗貞觀四年韋執誼京兆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劉禹錫中山人凌準富陽人程异京兆人博奕博局戲也奕圍碁也

書法太子疾不書此其書何危之也於是上春秋高太子瘖疾非小憂也而未聞有處焉是故間有事不書即書帝崩所以甚危之也

發明太子有疾未有書而此書之若至尊然者何哉太子國儲副君宗社所繫是時德宗享壽

已六十有三其可慮一也太子久在東宮年亦四十有四忽爾瘖疾其可慮二也自九月得疾經冬涉春署無所區畫其可慮三也廣陵王為太子之子英睿夙成年已二十有八不能早定其可慮四也夫以天下重器大命所在上而一人次而太子又次而皇孫極矣唐朝當此危疑之際悉皆付之不問遂至一旦變出倉卒大寶神器幾失所託故綱目於此畏之甚謹之甚特筆起義蓋欲使後人於宗社大計早有所定毋至如德宗之謬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乙酉 二十一年 順宗皇帝永貞元年

書法 是歲順宗即位八月傳禪雖不踰年改元非得已也

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考證當作太子誦即位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范氏曰昔成王將崩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子在內太保將出而迎之以顯於衆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蓋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

所以為萬世法也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事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德宗將没不能屬宰相以社稷故太子既立二十餘年而宦官猶有他議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鑒武胡氏曰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瘖逮今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睿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建為太孫使攝聽斷則神器有託矣而貪有其位吝于子孫眷戀遲留不肯早決唐之不亂亦云幸矣范氏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粃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歛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

欽捨刻益甚於初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
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彊而王室弱宦者
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
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漸矣

集覽 力疾出勉力帶病而
出也杜甫詩力疾坐清曉顧命之書周成王將
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之書

質實 倉猝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衛次公河東人禁中注
見宋孝武大明六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
年淮南昭容婦官名注見中宗景龍二年社稷注見
新莽天鳳元年趙高之事趙高高秦時宦者嘗矯遺詔
立胡亥殺扶蘇事在秦始皇三十七年神器注見玄
宗天寶十載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共主注見周
赧王三
十四年

書法 賀善贊曰德宗初政清明有可紀者自任楊
炎盧杞遂致大亂要其終身大病則有三焉

事姑息也任閹官也好聚歛也綱目書陳仙奇殺劉玄佐李納田緒卒劉士寧程懷直逐元洪奏貶盧從史節度皆譏事姑息也書竇王神策志貞觀察官者宮市榮義中尉崔遠杖流皆譏寵閹官也書括商一書增稅再書置庫再兩稅間架陌錢茶稅凡三書始若初皆譏好聚歛也性復猜忌用賢不終然書李藩秘書齊總不行又其天理之未盡晦者綱目亦不隱焉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李師古發兵屯曹州

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

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元素告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計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集覽翦棘夷道翦伐荊棘夷平道塗

質實義成節度注見懿宗咸通十年曹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汴州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宣武軍名注同上年大梁

貶李實為通州長史

質實通州注見肅宗上元元年

實殘暴掊歛及貶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

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庶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奬倜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

集覽寢陋吳語寢陋本傳作蓬陋注蓬七禾反謂身蓬短貌醜陋也寢通作侵漢書田蚡貌侵注短小也王伾杭州人故吳語陸機雅能吳語吳兒聞之皆起歸思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杜甫詩賀公雅吳語注謂賀知章汲汲汲如狂汲汲勤急貌禮記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如狂猶言清狂杜甫詩在位常清狂注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不狂如狂者曰清狂倜然倜下赧反

寛貌大質實伊周謂伊尹周公管葛謂管仲諸葛亮

書法翰林學士之設久矣於是始書書叔文伾譏也

發明既書韋執誼平章事又書王伾為常侍叔文為學士是皆一時之小人也順宗有賢德而所用之人若此亦由德宗頗僻使此徒久侍東宮故一旦因而擢之耳況是時順宗既已屬疾此曹安得不恣行其志乎書之亦所以為戒也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責者就索其直多

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賷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集覽五坊一鵰坊二鶻坊三鷂坊四鷹坊五狗坊時閑廄使押五坊以供時狩犀象駱駝皆養焉質實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廿七年

書法

進奉之敝極矣未有能罷之者於是首與宮市五坊小兒并罷之可謂知所先矣綱目書罷進奉三是年憲宗元和三年四年

以王伾為翰林學士○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

事之贄遂與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韋皐屢表請以贄自代不從胡氏曰十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禍心也孔子惡似是而非者謂此類也集覽量移移徙也謂得罪遠斥者遇赦則量徙近地質實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李吉甫賛皇人明州注見僖宗乾符四年忠州注見玄宗開元十八年

書法未至卒何惜之也終綱目書未至卒二是年陸贄五代丙辰年柴克宏皆惜之也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范氏曰杜佑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

以武元衡為左庶子

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庶子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質實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鯁直名止之

武元衡太原人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

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

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乃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黄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黄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悦故以陸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即淳也避太子名改之胡氏曰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哉蓋窮經旨而不歸之理義則經不明索理義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令世之

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治心心不自正是罔知所對耳

集覽 風馬牛不相及左傳僖四年文也注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疏云馬逐上風而去牛逐下風而來故曰不相及喻事不相干也書費誓篇馬牛其風俞文豹云牛馬見風則走牛喜順風馬喜逆風賈逵曰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

質實 陸淳有功於春秋陸淳字伯沖為春秋師事趙啖盡傳二家之學官至太子侍讀門人以其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私謚曰文通先生八司馬元和初劉禹錫程异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曄淩準韋執誼八人皆附王叔文而進者及叔文敗八人皆貶為遠州司馬故云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

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

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閤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范氏曰賈耽鄭珣瑜為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耻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集覽 直省以舊事告省中當直之吏以故事告覆

質實 碌碌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書法 特筆也崔祐甫病不視事不書此其書何以叔文也故特書之

發明 前書韋執誼平章事王伾叔文等為學士則見群小更進用事之失又書杜佑為度支等使叔文副之則見杜佑甘與小人為伍之失至是書耽珣瑜病不視事則見二人力不能制謝病而

去之意夫二人身居上相不能屏退群小將馬用彼然而不肯與之同列猶有畏義知耻之心綱目書此蓋亦予之之意也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

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益疑懼

書法行軍司馬甞一書陸長源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叔文專也欲專利權則使杜佑為度支而已為副欲專兵柄則使希朝為節度而泰為司馬綱目特書之所以著小人之心也

以王叔文為户部侍郎

叔文為户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尉

宣歙廵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廹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輙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質實　寧化縣名按一統志本漢建州沙縣地唐開元中置黄連縣天寳初改為寧化縣屬汀州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汀州府宣歙二州名注見德宗建中元年

韋皐表請太子監國

韋皐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隳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皐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

質實 春宮注見中宗嗣聖元年亮陰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紀綱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荆南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書法 表請太子監國多矣不書據崔皓張說此其書何美皐也於是朝臣皆黨叔文無能言者皐以西川遠鎮獨表請焉唐之不危韋皐力也特書予之

發明 以中制外則順以外制中則逆以朝廷制方國則順以方國制朝廷則逆方是之時順宗

久疾群小用事中外皇皇莫知所為韋皐功名素著遣伸正議既而諸鎮效之邪黨為之震懼人心恃以無恐未幾遂命太子監國而宗祚乃安其有功於唐室多矣然而於勢為逆於理為不順不可為後世法故綱目不書其西川節度止書韋皐若在內之臣子然者所以為唐諱之也其旨微矣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

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狀辭中尉宦者始悟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未幾以母喪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總北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

質實 奉天縣名注見

建中元年

書法　嘗書袁粲以母喪去職矣嘉粲也此其書叔文何幸之也曷為幸之叔文不去伾不歸太子之監國未必也終綱目書以母喪去二（宋癸丑年袁粲是年王叔文）

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

以其子執恭為留後（後賜名權）

質實　横海軍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滄州

秋七月太子監國

中外共疾叔文黨與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書法　綱目書太子監國七（詳宋壬戌年魏太子燾）或書立或書詔命制此其不書何歸功皐也

前書韋皐表請監國矣於是畧之所以專其功於請者也綱目之意深矣

以杜黄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州司戶質實

開州按一統志本漢巴郡朐䏰縣地漢末析置漢豐縣蜀漢屬巴東郡晉省梁復置西魏改曰永寧隋改曰盛山屬信州義寧初置開州唐天寶初改盛山郡乾元初復為開州廣德初又改縣曰開江宋因之元以縣省入本朝改州為縣屬夔州府渝州注見周顯王八年巴郡

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發明順宗傳國與睿宗略同故綱目皆曰帝傳位於太子若夫高祖玄宗之傳則異乎是故書

法亦不容於強同也

太子即位考異當作太子純即位

憲宗初即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質實昇平一統志云唐之縣名屬坊州宋熙寧初省為鎮故址在延安府宜君縣西北三十五里

書法上書傳位下書即位中書太上皇書太宗肅宗不得與於斯矣書法如此唐之世前有玄宗後有憲宗終綱目書傳國傳位七詳周赧王十七年

南康忠武王韋臯卒考異此誤書謚考證當去忠武二字分註謚忠武

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歛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費以是得久安其位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時寛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及薨畫像以為土神祀之至今

書法 藩鎮卒書某節度使恒也此其不書西川節度何不以韋皋異於諸鎮也皋在遠藩憂及社稷表請太子監國豈他鎮比哉綱目書爵書謚所以深嘉之也

發明 凡鎮將之卒止以節度使書之獨韋皋書爵書謚而不書節度者皋有功於國克保其終故綱目亦不以方鎮待之也

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

西川節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
朝廷不許以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

質實 西川節度

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節鉞注見興元元年

朗州江張質實 朗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

流萬餘家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致仕

全義敗於溵水還不朝覲而去上在藩邸聞
而惡之全義惶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致仕

質實 夏綏

二州名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綏注見周顯
王三十五年雕陰溵水按一統志在開封府郾城縣
有大小二水大者在縣治南一里小者在縣治北一
里隋溵州以此水得名朝覲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

致仕尚書咸有一德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告歸疏云告老致政事于君此臣下致仕之始也至周乃有大夫七十致仕之禮

書法勒致仕也憲宗初政之精神可見矣然則曷為以自退為文不以惠琳之拒命累當時矣

罷裴延齡所置別庫

書法書罷何嘉憲宗也然則前書置欠負耗賸染練庫不書延齡此其書延齡所置何本其始也前書置庫所以戒人主之闇此書延齡所以誅臣子之姦互文見意綱目之義備矣

○遣使宣慰江淮○以鄭餘慶同平章事○始令史官撰日歷

從監脩國史韋執誼之請也胡氏曰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姚璹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令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歷日歷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焉爾夫天下有公是公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黑白故此數人之惡至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集覽 不許史官聞仗後事注見高宗永徽五年仗下面陳起草寫簡也前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誥唐制舍人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杜甫石硯詩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注起草掌綸綍也

質實 垂名竹帛注見漢昭帝始元六年

書法 志特相之姦也日歷云者猶起草云爾而刪潤之筆盡在監修矣故特書始周武氏書撰時政記此書撰日歷同轍也○日歷之名始見于此

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冬十月賈耽卒○葬崇陵質實崇陵一統志云在西安府涇陽縣嵯峨山

禮儀使奏曽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絶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即以其日為忌從之集覽曽太皇太后沈氏代宗之后因亂陷賊不知所在德宗即位求之不獲爾雅王父之考為曽祖郭璞注曽重也當音層今俗讀作憎非是俟中壽而服之謂可俟沈氏中壽之年成服而已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大行皇帝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攢宮謂殯斂也

十一月祔于太廟

禮儀使杜黄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還主于西夾室從之**質實**三昭三穆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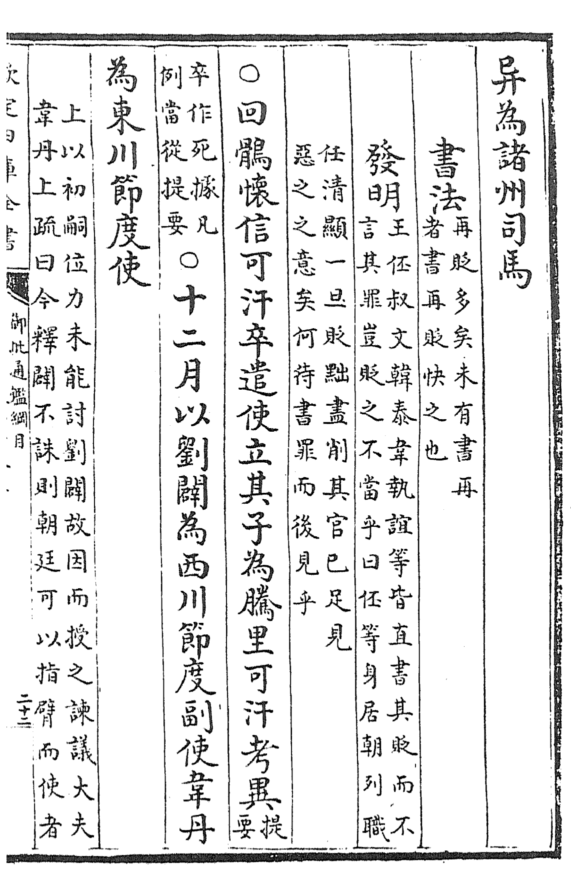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户**考異**提要户作馬

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集覽**奄奄精氣閉藏也音於驗反**正誤**奄奄無氣今按奄平聲

貶袁滋為吉州刺史**質實**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之**集覽**阻兵阻恃也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

以武元衡為御史中丞○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



异為諸州司馬

書法 再貶多矣未有書再者書再貶快之也

發明 王伾叔文韓泰韋執誼等皆直書其貶而不言其罪豈貶之不當乎曰伾等身居朝列職任清顯一旦貶黜盡削其官已足見惡之之意矣何待書罪而後見乎

○回鶻懷信可汗卒遣使立其子為騰里可汗考異 提要卒作死據凡例當從提要 ○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韋丹為東川節度使

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劉闢故因而授之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

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

集覽 指臂而使漢書賈誼曰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質實 東川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韋丹杜陵人孝寬六世孫

以鄭絪同平章事

丙戌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曰忠烈士也

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嚴礪討之時宿將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以狥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范氏曰藩鎮

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絕也唐之藩鎮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以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敢不服天下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黄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裔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胡氏曰黄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勤古之人君既得賢

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逸遊畋有銘戒箴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程書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之謂也稽無逸之言則人君之集覽以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法具矣日夜有程注正義曰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稱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淌不得休息前漢刑法志始皇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注云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自按行尚書事魏明帝一日卒至尚書門陳矯跪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

下所宜臨也帝麪回車衛士傳餐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未暇大食令侍衛士傳餐史在左右禮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正義曰左陽故記動右陰故記言案春秋時置左右史昧爽丕顯書太甲文注於昧旦未明時已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

明

質實 旌節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梓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林蘊莆田人披之子高崇文幽州人長武城未詳處所物故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發明 德宗征討藩鎮多矣或命諸道或遣宦臣命諸道則號令不一遣宦臣則事由中制由是罕有成功往往反納侮而止憲宗承統之初劉闢反叛帝能聽用杜黃裳之策專命一將不置監軍未幾遂克成都由是所以處置者得其理故也觀綱目所書既簡且明則知憲宗中興之氣象有自

來矣

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考異斬當作誅

韓全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朝廷以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嚴綬表請討之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本出河曲部落稽後賜姓李氏集覽阿跌虜複姓阿於何反跌徒結反河曲部落稽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

質實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

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質實 漢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策試制舉之士

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馬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則就加任使則瑰偉之才不困於甄揚淘汰而國家収多士之實用矣 集覽 摘抉與擿觖通挑發之也前漢孫寶傳擿觖以揚我惡甄揚淘汰甄之揚之糠粃在前沙之汰之瓦礫在後謂選擇之有所棄斥者 質

實元稹河南人獨孤郁洛陽人及之子白居易下邽人蕭俛蘭陵人恒之子沈傳師德清人

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考異李上漏以字

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

稹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已行之誥令而

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項之後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疎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任文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曰太子諸王師傅之官率皆耗瞶廢疾休戎罷帥其他僚屬尤為冗散搢紳皆恥為之就使得

人亦越月踰時僅得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而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

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集覽　巡對德宗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　上封事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爭小則上封事案漢儀密奏皂囊封板故曰封事前漢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上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括囊以保身易坤卦括囊無咎無譽伊川傳曰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無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無譽矣　十步之事皆可欺十步至近也言至近處事且為所蔽況天下四方之遠乎司馬法曰六尺曰步　孫伏伽以小事諫伏伽論執元律師法不當死　次對百官文宗時敕自今遇入閤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階松樹下立待宰相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宣宗時敕待制

官與刑法官次對以伾文為戒王伾與王叔文並以伎術得幸東宮幾亂天下今可以此為戒 正誤 請次對百官今按元稹以近言正牙不奏事故請復正牙奏事以庶官罷巡對故請次對百官謂待宰相退後註百官得以次進對也巡對見集覽本年 質實 搢紳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萬乘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書法 書美之也書拾遺始此終綱目書以為拾遺六元稹等李渤狄兼謩李虞李愚張誼皆美之也惟李虞為譏辭

鄭餘慶罷○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六月高崇文破鹿頭關連戰皆捷 質實 鹿頭關一統志云在成都府德陽縣北三十里○秋七

月詔征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

書法 特筆也其特筆何嘉不貳也蜀之功憲宗為之

○葬豐陵質實 豐陵一統志云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三十三里金甕山 ○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

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疾篤師道時知密州好畫及觱篥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我死子必奉師道為帥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不務訓兵理人專習賤事果堪為帥乎幸

畨圖之師古薨二人逆師道奉以為帥久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胡氏曰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憲宗不用黃裳之良計他日討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集覽 貧宴詩北門篇終宴且貧文公傳曰宴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觱篥音必栗本龜茲樂以竹為管蘆為首狀類胡笳而甚小有九竅所法者商音耳其聲悲栗今鼓吹樂坊以為頭管申官吏申請也請置官吏

質實 平盧節度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密州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諸邑

九月堂後主書滑渙伏誅

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杜佑鄭絪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十萬胡氏曰寵待宦官莫盛於德宗而樞密之名獨見於此然則憲宗之命也歟其後至於宰執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彊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二府使監察宰相職業衰矣其必欲稽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為善也

集覽 滑渙姓名也滑注見宋武帝永初三年

書法 一堂吏也書伏誅何強也憲宗頗寵閹宦初置樞密附其勢者雖堂吏能逐宰相特書伏誅以是為鯨鯢也

發明 此一胥耳至形于冊亦足以見其強矣故特書伏誅若治大姦然者所以戒後人制御吏胥當以其漸毋使至於蟠結相據若是之甚也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考異 斬亦當作誅

考證 斬皆當作誅○謹案唐天寶以後廢弛紀綱姑息藩鎮五十餘年日不暇給憲宗即位杜黄裳一啓之遂有興復之志元年誅楊惠琳劉闢二年誅李錡十二年誅吳元濟頹綱一振四方靡然效順凡例曰凡得其罪人於臣子曰誅若非其臣子曰斬此四罪者孰謂非唐臣子不曰誅而曰斬乎且朱子之修綱目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考其例而求其義憲宗於惠琳闢錡元濟諸書斬者皆當曰誅非敢取異於舊文特著立言之本意以勸戒方來云爾

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河東將阿跌光顔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於是綿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初知邛州崔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固守得免韋皐參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畧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集覽鹿頭關漢

地志廣漢郡德陽縣有鹿頭山杜甫鹿頭山詩注引唐志云德陽鹿頭關以山得名也寰宇記自綿州羅江縣界迤邐入漢州德陽界古老云昔張鹿頭於此造關因名焉檻闞以檻車載劉闞也檻通作轞户黯反轞車注見漢高帝九年指撝以手指披斥事務也易撝謙注指撝皆謙不違則也

正誤 指撝今按撝與麾通

質實 綿江一統志云在成都府漢州東三十里源出綿竹縣紫巖山東至新都北入洛蜀都賦云浸以綿洛謂此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高霞寓幽州人韋南康韋皋封南康王故云邛州注見漢帝玄更始元年臨邛崔從齊州全節人融之曾孫段文昌臨淄人志玄三世孫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胡氏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

居其位而不為之謀皆非也伊尹之囂囂然也初無毫髪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臥草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馳驅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李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

集覽 少室山注見中宗嗣聖十二年囂囂然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聘幣為哉注囂囂自得之志無欲之貌玄德枉駕玄德漢先主字也徐庶曰諸葛亮臥龍也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先主三往乃見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豈景行之義李渤討論之猶未詳明歟言其不能法伊尹孔明而行也詩車牽篇景行行止箋云景明也古人有明行者則而行之景行下孟反文公傳曰景行大道也景行則可行記表記引小雅云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亡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後已注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

賢聖也廢謂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

正誤　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今按論去聲尚論二字實本孟子又尚論古之人註尚進而上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論其行事之實而法之也禮記引詩景行行止而曰鄉道而行註景猶日影可嚮而行故孝經序云景行先哲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言實與孝經義同集甓解四字皆未當

質實　李渤洛陽人涉之弟

書法　於是徵渤不至不書不至何譏渤也以帝為可與言歟不當不至不至矣是不可言也而朝政得失輒奏論之然則雖不至猶至也綱目不書不至書為拾遺其意微矣

發明　綱目凡處士不應召者則書不至不拜官者則書不受今李渤既辭疾不至反乃書為左拾遺若真到闕受職然者蓋渤雖託疾不起然預諫朝政則是不居拾遺之官實任拾遺之責矣書

法如此渤雖欲辭其名不可得也

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質實 柳晟河東解人山南西道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

十一月以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考異 以下漏官者二字 考證 當加官者於吐突之上

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

質實

吐突承璀閹人

回鶻入貢質實

回鶻匈奴地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始以摩尼偕來置寺處之

集覽

摩尼浮屠道人之稱回鶻臣也歲往來為姦十二年遣歸其國

書法

外番入貢不悉書此何以書始以摩尼至也於是置寺處之憲宗崇信異端之惑始於此矣故特書之

丁亥

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考異

提要無請字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書法

書致仕多矣未有書請者此其書請何未晝得請也於是猶命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

議大政則帝之待之也亦厚矣終綱目書致仕二十有二詳漢宣帝地節三年書請者一而已矣

發明 杜佑謬人也方羣小用事之際甘與為伍會不愧恥至憲宗初政清明乃請致仕使其移此請於前日豈不美哉綱目書之文無貶辭而義則在其中矣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胡氏曰杜遵素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方欲削平僭亂無寧舍小以取大厚賜予之而資其長筭乎 質實 河中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杜遵素杜黃裳表字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胡氏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哉

質實　裴垍絳州聞喜人陸敬輿陸贄表字

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隸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

質實　靈州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鹽州注見德宗貞元三年定遠軍名唐初所置屬夏州趙元昊改為定州故城在寧夏衛城北六十里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大將趙琦使人殺所部五州刺史遣兵治石頭城常州刺史顏防斬錡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秘亦斬錡將趙惟忠制削錡官爵屬籍遣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以討之

集覽 蘇杭湖睦皆在浙西蘇古吳國漢為吳郡隋改蘇州宋陞平江府杭古餘杭也隋置杭州宋陞臨安府湖古防風氏國隋置湖州宋改安吉州睦漢新安郡隋置睦州宋改嚴州

質實 夏蜀謂楊惠琳劉闢鎮海節度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李錡宗室淄川王孝同五世孫石頭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常州注見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毘陵傳檄注見楚義帝元年蘇杭湖睦四州名蘇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吳國杭本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屬吳越戰國時屬楚秦為會稽郡地東漢屬吳郡三國吳分置東安郡治富春尋罷晉屬吳興及吳郡陳置錢唐郡隋廢郡置杭州治餘杭未幾移治錢唐大業初改州為餘杭郡唐初復為杭州天寶初又為餘杭郡乾元初復為杭州景福初號武勝軍光化初移鎮海節度治於杭置大都督府五代時為吳越國宋為杭州高宗南渡遷都於杭陞為臨安府元立兩浙都督府尋改杭州路本朝改為杭州府隸浙江道湖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吳興睦本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秦為會稽鄣二郡地漢屬會稽丹陽二郡東漢屬吳郡及丹陽郡建安中孫吳始置新都郡晉改為新安郡治始新隋初罷郡為新安縣仁壽中始置睦州大業初改為遂安郡治雉山縣唐初復為睦州又於

桐廬別置嚴州尋廢為睦州加東字未幾復名睦州徙治建德屬江南道天寶初改為新定郡乾元初復為睦州宋置遂安軍宣和初改州曰嚴州軍曰建德咸淳初陞州為建德府屬浙西路元改建德路本朝改為建安府尋改嚴州府隸浙江道淮南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王鍔太原人

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

高崇文在蜀朞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

集覽 回翔翔回飛也翱翔而回旋也前漢相如賦安翔徐回禮記三年問過其故鄉翔回焉

質實 邠寧節度注見肅宗上元元年

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斬之考異 斬亦當作誅

考證斬當作誅

李錡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其勢已蹙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為福乎衆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應之於內執錡械送京師羣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言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

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況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嘆從之

集覽干紀干犯紀綱也　質實蔣乂義興人從家河南大功注見漢靈帝熹平五年盧坦洛陽人李絳贊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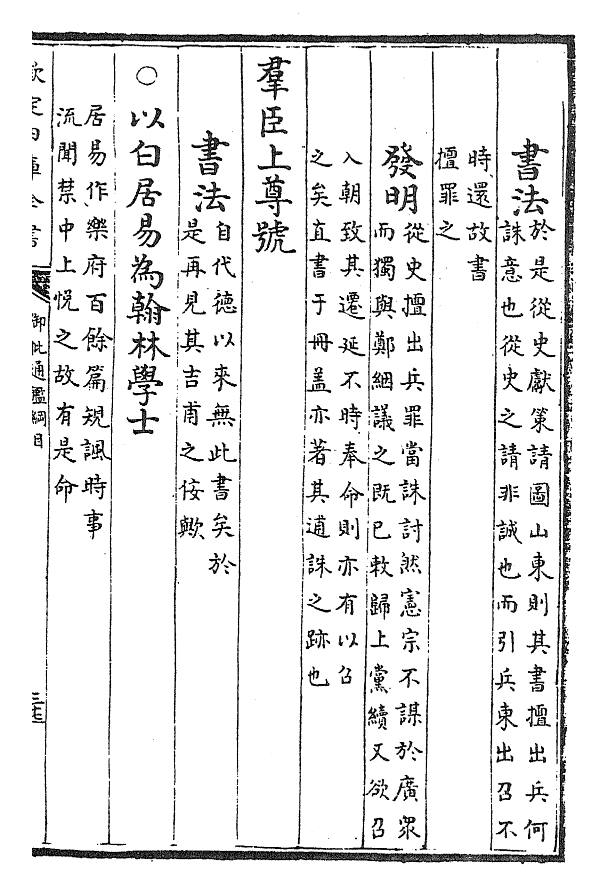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

甫密奏絳曰搢紳之論以絪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胡氏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其志方銳故其從善也易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集覽 寡昧寡少德也昧不明也

質實 劉濟幽州昌平人怦之子邢洺二州名邢注見楚義帝元年洺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



書法　於是從史獻策請圖山東則其書擅出兵何誅意也從史之請非誠也而引兵東出召不時還故書擅罪之

發明　從史擅出兵罪當誅討然憲宗不誅於廣衆而獨與鄭絪議之既已敕歸上黨績又欲召入朝致其遷延不時奉命則亦有以召之矣直書于冊蓋亦著其逭誅之跡也

羣臣上尊號

書法　自代德以來無此書矣於是再見其吉甫之佞歟

○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

以普寧公主適于李友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李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曰此非卿所知頔大喜上因使人諷之入朝頔遂奉詔范氏曰為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古之王者所以為婚姻必先聖之後不然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質實

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普寧縣名注見代宗大歷六年容州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

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質實

鳳翔道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鄜坊道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邠寧道名注同上年振武道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涇原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涼銀夏道名注見明宗長興三年靈鹽道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河東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易定道名注見昭宗大順元年魏博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鎮冀道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范陽道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滄景道名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淮西道名注見元和十年淄青道名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浙東道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

稽浙西道名注見上文杭州宣歙道名注見德宗建中元年淮南道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江西道名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鄂岳道名注見德宗興元元年福建道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湖南道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長沙

書法 書予之也吉甫心跡未為純臣然甫位宰相訪裴垍以人物上國計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録之善也綱目固不得而遺之

戊子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

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胡氏曰柳晟閻濟美之敢違赦令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遣吏考覈以其物代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懲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憲宗之業不終於此亦可見其微矣

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垍貶貫之巴州刺史涯虢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集覽湜丞職反質實牛僧

孺涇州人皇甫湜新安人李宗閔宗室鄭王元懿四世孫楊於陵華陰人韋貫之京兆人王涯太原人巴州注見梁武帝天監四年虢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書法前書策試舉人矣止書曰制舉之士元和元年此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何識也何識以直言極諫名之而惡其直言極諫不惟久不使調又因以罪考官吉甫於是為不弘矣特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識虛文也

○唐末黨禍起於此

以裴均為右僕射盧坦為庶子

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

等以收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
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
也一旦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
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
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忿疾而罪之乎

質實 裴均絳州聞喜人姚南仲華州人肅宗朝官拜右僕射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

沙陀勁勇冠諸軍吐蕃每戰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萬而東吐蕃追之轉戰數百合死者大半餘衆萬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每有征討

用之皆捷靈質實沙陀處月種名注見肅宗太極元年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鹽軍益彊

咸朱邪盡忠注見睿宗太極元年

書法朱邪入中國始此故謹書之○此五季唐之始

秋七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

蘇彊之誅也兄弘在晉州幕府免歸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曰弘使蘇彊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質實晉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幕府注

見秦王政三年輯穫
注見漢文帝六年

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

鍔厚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白居易言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令除鍔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鍔在鎮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效之競為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胡氏曰憲宗以杜黄裳通餽謝而罷之矣而自納藩鎮之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則尚何他人之責哉

以裴垍同平章事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

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送使留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歛於民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厚遇之其人乘閒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垍不敢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范氏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為已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諫其君此愛君之至也不賢者反是若裴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矣

集覽分上供送使留州三品一曰上供謂供朝廷戶部度支受之一曰送使謂諸州各送本道節度觀察使以充調度一曰留州謂存留為本州用已倍其初謂民輸本色準錢已過倍也予本等曰倍

音薄亥反繫上聲省估估直也**正誤**省估實估今按省估謂省減之省估猶言公估實估猶言私估價實估謂實價也

郃宣公杜黃裳卒考異此誤書謚**考證**當去宣字分註謚曰宣**質實**郃州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幽

○**南詔異牟尋死考異**提要死誤作卒**質實**南詔南蠻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子尋閣勸立

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鄭絪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絪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胡氏曰裴垍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垍何以能爾觀垍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三月以李鄘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一出監軍裴垍請以李鄘代之

質實 李鄘江夏人邕之從孫

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質實 王士真武俊之子

子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宫人絶進奉禁掠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宫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横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絶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書法　以旱故也倫書予之然則前書禁長吏進奉此其書絶何前日雖禁之而柳晟閻濟美王鍔之徒進奉自若是未嘗絶也於是書絶所以見前禁之具文也綱目之意微矣

發明　元和之初政事清明故南方旱饑隨即遣使賑恤綱目已書之矣至是又以蠲租等事詳列于册則其勤恤民隠之意為如何哉大書特書皆予之也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内庫二十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質賣

平盧節度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發明

魏徵輔佐文皇有治致太平之功不幸子孫貧窶質其故廬憲宗雖能因居易之言贖而賜之然所以録用其後而振恤之者殊未之聞也他時既不可質惟有毀之而已故綱目止書贖第之事而他無可書蓋亦重為之惜也

以王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士則承宗叔父也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故有是命　質實　劉栖楚鎮州人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立鄧王寧為皇太子

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命　質實　社稷注見新莽天鳳五年鄧州名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

均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胡氏曰

攻病不去病源而徒飲藥藥不對病病固自存仕宦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帝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為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質實 御史臺注見中宗嗣聖九年

書法 書譏也三年赦文禁進奉矣而柳晟閻濟美等違赦進奉四年降制絕進奉矣而裴均違制復進銀器帝之幾微有以來之也然則柳閻等進奉不書此則曷為書之憲宗至此其好貨之病有不可得而揜者矣故書

發明 既禁進奉又絕進奉德音在耳未易忘也而裴均首進銀器大書于冊則憲宗之志為已

荒矣令夫世有好飲之人或因人言或自警省知其有傷生敗德之事強自禁止若將終身不復飲者然未幾口垂涎而心燥渴又復肆飲不至於沉湎沒身而不止憲宗之失不幸類是綱目書此則亦末如之何也已豈不深可戒哉深可惜哉

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

上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戒之請亦非誠意蓋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為功若不得入興師致討彼後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

咸歸國家且令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搘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説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范氏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之不可將哉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大已為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者哉

集覽 世襲襲因也子孫世世因祖父之爵土而有之也前許師道許容也元年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黄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遂容師道為留後

質實 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

書法 書起復何譏也於是從史請討承宗起為將軍則金革之事矣何譏焉從史内實親趙外偽獻策其出兵邢洺其請討承宗皆詐也而為之起復墮其計矣是故此書起復下書誘執皆譏辭也

發明 前書從史擅出兵未聞正其專輒之罪今乃起復之為金吾此何義也是時憲宗惑於承璀之邪說所為若此比事觀之其失自見

吐蕃請和許之○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

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覆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沙陀軍處其餘衆于定襄川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黄花堆

質實 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定襄川未詳

處所唯有縣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神武川注見漢武帝元光二年武州塞黃花堆即黃花山在大同府山陰縣北四十里一名黃爪堆

毀安國寺碑樓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脩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搆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酧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質實 安國寺注見睿宗神龍二年

書法 書美從諫也終綱目宮室書毀三周毀上善殿毀宮室之壯麗者唐毀安國寺碑樓皆美之也

發明 凡姦邪小人每以諛佞之事蠱惑其君非有忠臣賢士指言其非未有不為所移者承璀欲立碑頌德憲宗既可其請一聞李絳之言毀之惟恐或後此亦可謂改過不吝者書毀安國寺碑樓其所以增光憲宗之德久而不朽者豈不遠勝碑樓之立乎

秋七月貶楊憑為臨賀尉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與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君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集覽 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 藍田注見周赧王三年 **質實** 李夷簡宗

室鄭惠王四世孫世居京兆京兆府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楊憑弘農人臨賀縣名注見晉穆帝永和三年權德輿秦州畧陽人臯之子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執之以歸

考異　本作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刊本薛字下滿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一十七字提要薛字下作承宗襲保信節度使薛昌朝執之以歸無領德棣二州五字

考證　諸本皆脫誤○按此當作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税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搆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其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何如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外番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

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
陛下審處之且言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
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
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
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
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
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
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
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
二州昌朝王氏婿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
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
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
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
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
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
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

後奉使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況坦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范氏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奉天之亂是也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其為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集覽 旅拒不從之義旅衆也拒捍也謂率衆以相拒也又如成德先是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仍以節度授其子承宗矣今又將如此也煦嫗注見晉康帝建元元年姦回書泰誓篇崇信姦回注回邪也姦邪之人記禮器篇禮釋回疏云回者偽之自外入者也閒說閒去聲用計離閒之也說音稅飾辯辭以誘之也今抵武罪抵當也今若當裴武以罪奉天之亂在德宗建中四年

質實 德棣二州名德注見陳宣

帝大建八年安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田李安盧龍人緒之子取蜀取吳蜀謂劉闢吳謂李錡恒冀謂王承宗申蔡謂吳元濟成德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保信軍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節鉞注見德宗興元元年中傷注見漢宣帝神爵四年

吐蕃寇振武豐州質實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振武軍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豐州注見漢宣帝甘露五年五原塞

書法前書許和此復書寇著和議之不可恃也

〇以許孟容為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

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集覽貸音待從人借物也輦下輦轂之下也注見十一年輦轂而許之京城震栗

師質寶長安縣名注見表漢惠帝五年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充諸

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開之必輕朝廷諸將

開之必將氣憤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

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

功何由立且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

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

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度支使李

元素鹽鐵使李鄘及許孟容李夷簡諫官孟簡呂元

膺穆質獨孤郁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

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范氏曰憲宗以中

官為大將亂政也然其臣強諫而力爭者相屬于朝

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

禍莫大於人君之過舉而下莫敢言是以至於亡而

不自知也胡氏曰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

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

先王無是也居易於是失言矣盍亦直舉太宗故事

與夫中宗明皇所以隳壞先烈而甚於德祖將有弒

君亡國之禍者以告其君乎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安知其不遂開納邪○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横侵害政事讒毁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為廉良拂意則毁龔黄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集覽 奄尹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譽跖蹻為廉良跖之石反柳下惠之弟蹻居畧反楚莊王之弟二人天下之大盜也反譽之為廉良楚辭弔屈原篇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文公集註云隨卞隨也讓天下而不受夷伯夷也讓國而餓死毁龔黄為貪暴龔遂與黄霸漢昭宣時循良之吏也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反毁之為貪暴

集覽 河中道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孟簡德州人呂元膺鄆

州東平人

書法肅宗以魚朝恩為宣慰處置使不書書為觀軍容於是居易等諫既改處置為宣慰矣其以處置書何病唐也帝方志平借叛自視為何等主而以宦官主兵謂之招討處置是都統矣綱目責備賢者其書初命所以深病之終綱目官官書處置使二代宗魚朝恩憲宗吐突承璀

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集覽彰義即淮西藩鎮也有州三曰申光蔡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死少陽遂自為留後

雲南王尋閣勸死考異提要死誤作卒質實雲南西南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狩

元年

滇國

子勸龍晟立

田季安取堂陽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

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覇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范氏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議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克以天下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將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且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未聞必用家臣然後功出於已也憲宗一將承璀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集覽 壓境悉甲以廹敵國之境曰壓境一說擁兵以鎮壓疆境也陴障陴注見梁武帝天監三年障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堂陽縣名屬鉅鹿郡鉅鹿郡邢州也

今改順德府

質實 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堂陽縣名按一統志漢初所置屬鉅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改蒲澤縣唐復為堂陽縣宋省入南宮故城在真定府武邑縣西六十五里

庚寅 五年春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束鹿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縶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

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狥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束鹿

集覽 坐燕之甲坐謂按甲休兵也盧龍藩鎮在燕地故曰燕之甲易水注見秦王政二十年饒陽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質實 盧龍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束鹿縣名注見德宗建中三年

書法 取堂陽田季安拔饒陽束鹿皆取承宗地也惟劉濟書爵書討何劉濟誠也然則取堂陽諱忠所教也忠亦教人以偽歟忠之討所以破超伍者之請也使所請得行唐兵其危哉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

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酈定進戰死軍中奪氣

發明 王承宗誠有可誅之罪則當選擇良將若高崇文之取蜀否則發諸道兵若誅李錡之舉猶或庶幾焉耳既不能然乃以宦人為制將雖舉朝力爭皆不之聽至是果辱王師故書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以罪之其為中興之累多矣惜哉

貶元稹為江陵士曹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

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胡氏曰良玉不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爾禮義以維之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干霄者中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栢亦不得遂況常木乎元禛論事忠直剴切一為內侍所辱憲宗從而重譴之禛經折挫不克固守遂與宦人君子為仇敵雖禛自毀亦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集覽 自毀猶言自暴自棄謂不能固守也直也本作雖禛下喬入幽祇自毀壞

質實 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河南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三月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

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少陽以為留後時河北用兵久無功白居易言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承璀未嘗

若戰已失大將遷延進退久未有功師道李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觀此事勢速須罷兵若復遲延所費滋多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請雪承宗章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是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痛惜者也况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饑渴疲勞疾疫暴露一有奔潰諸軍必搖塞外部落承虛入侵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臣所為陛下深憂者也不聽

吐突承璀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君臣之義微動其

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坦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坦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非為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計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璀文牒差本軍牙將為重鎮留後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憤怒耻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從史而

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為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為驩州司馬

集覽 與博相與蒱博戲也蒱博注見晉明帝太寧三年

質實 烏重胤張掖人承玼之子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帝天祐二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驩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

書法 誘執秦嘗三書矣至梁辛未繼書自是未有書者於是復見非所望於元和之政也從史信有罪誘而執之則非天討直書譏之終綱目書誘執五詳周顯王二十九年含是無書者矣

發明 從史罪固當誅然誘而執之則非天討矣故書以譏之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復奏請罷兵於是制先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加劉濟中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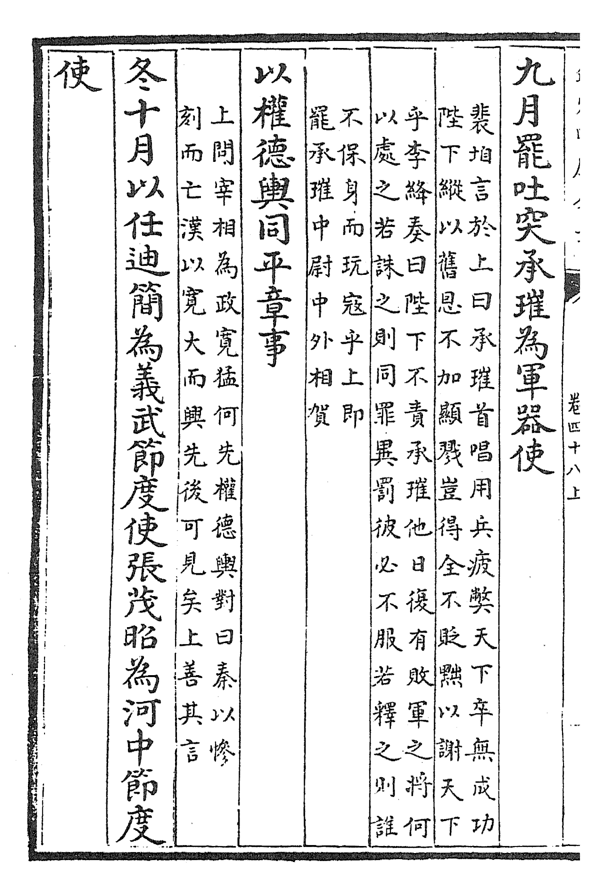
書法 憲宗之威令於是小挫矣承瓘為之也故寵信宦官雖英明如憲宗不免一誤綱目前書削奪後書制雪雖承宗遣使自陳不書所以為寵信宦官者之戒也

瀛州刺史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緄

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掌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刺史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遛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濟怒追緄詣行營總因進毒弒濟緄至又殺之遂領軍務

質實 瀛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逗遛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

發明 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當是之時劉總有覆載不容之罪使唐室有人則當窮治其惡正其弒逆之誅然後人道可立今既不能討反乃授以爵命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三綱滅五常廢國不可以為國矣考之唐史謂朝廷不知其姦故詔嗣節度豈知兄緄時為副大使次當傳襲總既矯命殺之朝廷亦當致詰庶可得賊況總為逆之時同謀甚衆而又詐稱朝旨舉軍驚駭其跡已甚彰彰豈得置而不問故自唐人失賊於是代領軍務詔賜節鉞等事皆不復書而總之名自末年棄官為僧之外絕不經見其間如討王承宗誅吳元濟之時雖屢嘗出師奏捷載於前史綱目皆削而不書亦以弒父與兄之賊儻猶復領方鎮則唐室遂為無人而人道不可復立故特為之諱耳書法若此其所以遏人欲存天理者為如何哉噫



九月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

裴垍言於上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即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冬十月以任迪簡為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為河中節度使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簿書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汙俗茂昭既去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作亂將士共殺之奉迪簡主軍務時府庫罄竭閭閻亦空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居戟門下經月士卒感之共請還府然後得安上聞之命以綾絹十萬賜易定將士授迪簡節鉞徙茂昭鎮河中

集覽 戟門戟棨戟也崔豹古今注棨戟前驅之器以木為之隋志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唐制勳至上柱國則列戟以表門戟通作棨禮天官掌舍為壇壝宮棘門易定易州本上谷地今屬保定路定州今中山府

質實 義武節度注見莊宗同光三年是屬真定路 易定二州名易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十一月貶伊慎為右衛將軍

金吾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從直奏之上貶慎官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留其子宥主留事會宥母卒於長安宥不發喪鄂岳觀察使郗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先備籃輿即日遣之 集覽 籃輿籃竹也以為車輿 質實 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鄂岳道名注見德宗興元元年

以王鍔為河東節度使

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鍔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鍔有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

北耗散甚衆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

質實 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乃止

裴垍罷為兵部尚書

垍得風疾上甚悼惜之

十二月以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

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鏁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辯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

以李絳為中書舍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遽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横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

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棄於塞外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胡氏曰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非難事也汲汲聚斂適為累耳絳若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乎

集覽 上色莊而罷莊嚴也猶言作色也本作上變色罷

質實 蓬萊池一統志云在西安府城東南一十里唐苑中憲宗畋苑中嘗至此池左衽注見漢靈帝中平二年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河湟二州名注見武宗會昌五年汲汲注見隋恭帝侑義寧二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八上

謹案第二頁後二行隸羅羅蒙慶宣慰司刊本脫

蒙慶二字又宣訛斯並據元史增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河東郡名按此謂河東節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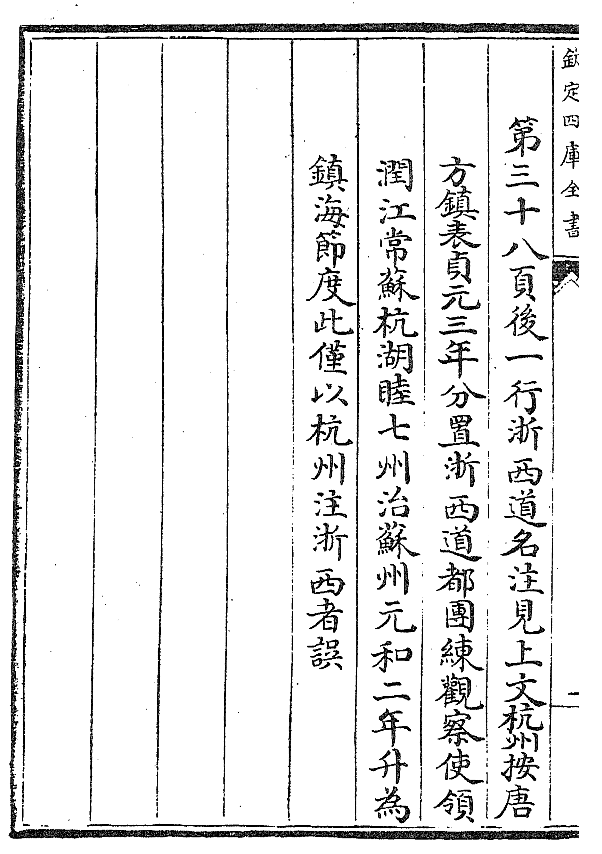
蒲州河東郡也此誤後同

第二十二頁前三行山南西道嚴礪討之刊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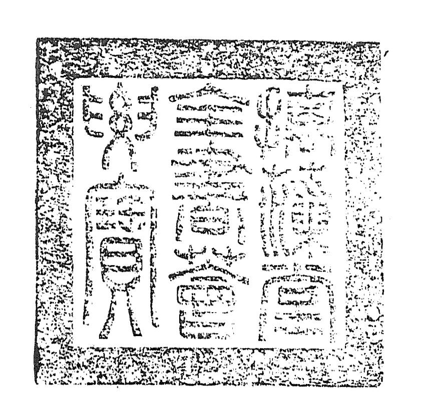
訛河據本傳改

第二十四頁後四行長武城未詳處所按元和志

邠州宜祿縣長武城在縣西五十里此失考



第三十八頁後一行浙西道名注見上文杭州按唐方鎮表貞元三年分置浙西道都團練觀察使領潤江常蘇杭湖睦七州治蘇州元和二年升為鎮海節度此僅以杭州注浙西者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許祖懐